

欽定隋書

卷之十
五十一
六

隋書卷五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六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雒陽人也祖稚魏太師假黃鉞上
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
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
帝時爲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卽位彌加禮焉
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
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僚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

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其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以乘釁遂滅之監軍高潁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楷李充左僕射高潁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

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俄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刺史父兕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立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

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倉城令尋轉蓋屋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嶠郡守入爲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邑二百戶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熾從信州總管王長述泝江而上以熾爲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僞總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卽日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還

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爲
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爲政不同部內各化
尋領右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良縣子遷鴻臚少
卿後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復持節爲
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大業元
年遷大理卿復爲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擢拜戶部尚
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青海
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熾於東
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諡
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時周
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
年十八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
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羣適
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宣帝時突厥攝
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
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于
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
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
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鵬相攫遂一

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强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

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
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
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
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
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
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
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
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
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
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

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
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
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
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
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
伊吳道後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禮數甚優玷
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
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嚮導得至處
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

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

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無禮不敬婦公平攝圖

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楷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

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入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荅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泣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

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反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

于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

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
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賁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
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
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由
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爲意利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
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
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侯
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
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
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